



# 流光溢彩里的荆与楚

□ 张卫平

一江月鉴千年史,楚简解谜,灯火长明嬗变;万盏灯辉全城春,荆风话俗,笙歌永夜庆升平。当长江水裹挟着巴山的雪意,流过荆州古城时,月光灿烂着马年第一个月圆之夜。自汉文帝将“元宵”定为佳节,荆州的元宵灯事便与历史一同亮起。从汉代宫苑的初燃星火,到隋唐金箔“鱼形灯”的华彩,再到明清市井“走马灯”里流转的三国故事,这里的每一盏花灯,都在述说“一城灯火二十年”的风俗与传奇……

“元宵群龙漫游,年初见月当头。插身入海聊容与,只是常鳞凡介俦。”清代荆州诗人雷昌的《灯市》诗,总在每年正月十五这天,被荆州人忆起。清代沙市的元宵夜景,正是这座古城延续两千余年的灯事记忆。荆州的灯,亮得比许多地方要早。荆州民俗学者,曾从故纸堆里钩沉出“早在汉代,荆州就有了灯事活动”的记载。那时,元宵节刚刚被汉文帝定为节日的年代,处于隋唐五代,荆州的灯艺已自成一体,“出现了各种制作精巧、独具匠心的花灯,其中镂刻金箔的‘鱼形灯’,更引人注目”。那金箔上的游鱼,在烛火中仿佛真的会摆动尾巴,让人想起云梦泽的浩渺与长江的奔腾。这种将地域风物融入灯艺的传统,一直流淌在荆州灯火血脉中。荆州花灯好,在于雅俗各得其妙。雅者如多角宫灯,“用木料制作,做工精细,雕花翘角,外罩薄纱”,灯影幢幢间,似有楚宫旧梦;巧者如走马灯,“纸糊筒扎,用烛火驱动纸质转轮”,热气蒸腾里,周而复始地上演着三国故事或屈原行吟。然而,最见荆州人间烟火气的,还是那些土生土长的灯了。

于是,我们在《沙市市志》里看到,旧时的花灯“式样繁多”,从象征吉祥的“龙灯、凤灯、鲤鱼灯”,到充满故事趣味的“姜太公钓鱼”“刘海戏金蟾灯”,再到动态精巧的“走马灯”。这些“集书画、编扎、雕刻、刺绣、剪纸、裱糊于一身的花灯”,已然超越了照明器具的范畴,成为“一种雅俗共赏而独特的综合艺术”。就连江汉平原沃土长出的红萝卜,也在巧妇手中,化俗为奇。当烛火在空心红萝卜里点燃时,寻常的蔬菜,瞬间就脱胎换骨,“通红剔透,分外玲珑好看”。这哪里是一盏灯?分明是楚人将日常生活点化成艺术的智慧。孩童们最爱的,是“灯下装有两个滚轮的‘滚灯’。特别是蝴蝶灯,‘轮子一滚动,装在滚轮上的两根铁丝就带动两只翅膀上下扇动’,在青石板上推行时,宛如彩蝶低飞。而用鲜橘制成的‘桔灯’,则透着水乡泽国的灵秀。烛光透过薄薄的橘皮,晕开一团温暖的红,像是把秋日枝头的丰收,延续到了春天的夜晚。最为动人的景象,是“布龙灯、草把龙

灯串入室”。人们用寻常的布匹与稻草扎制的龙灯,沿着古老的村道,挨家挨户地游走,进入每一户人家的堂屋,在祖先牌位前恭敬地舞动几下,带去祝福,也带走晦气。这是荆楚大地特有的祈福。

俗话说,“正月十五闹元宵”。按照荆州民间习俗,正月十五闹元宵,闹的就是赛灯、观灯与赏灯。对此,明代文学家袁中道一首《元宵》,为我们描绘了元宵佳节时赏花灯、观舞龙的热闹场景。一句“十里观灯光照地,一城灯火气薰天”,就让我们感受到荆州古城万人空巷的热闹劲头。元宵张灯的起源,民间有两个不一样的说法。一说是东汉明帝时,为崇佛而“燃灯表佛”,自上而下推展开来;另一说,则更富戏剧性。百姓为了度过欲降灾人间的天神,集体挂灯放炮制造火势假象,用专家们的话来说,是“人们智慧躲过了一场灾难”。真实的历史,或许介于两者之间。汉代宵禁森严,唯有上元夜特许弛禁,可以让百姓随意玩乐。这一夜的自由,尤为珍贵,百姓们自然要尽情欢庆。张灯时长,从汉代的一晚,到唐代的三晚,再到宋代的五晚,灯事越来越长,百姓的欢乐也就越来越绵长。明代,甚至规定“正月初八日晚上开始张灯,正月十七日晚上落灯”,足足十天的灯火,照亮了冬春之交最寒冷的夜晚。

那时,元宵夜的荆州街头,是一场流动的民间艺术博览会。“玩灯”的队伍浩浩荡荡,各有绝活。龙灯,自然是主角。荆州的龙灯,讲究“九节”或“十二节”,舞动时如真龙翻腾,夜晚龙身内的烛火连成流动的光带,蔚为壮观。更独特的是“草把龙灯”,全用稻草扎成,舞动时沙沙作响,带着田野的质朴气息。采莲船与蚌壳精的表演,彰显水乡特色。采莲船竹篾为骨,彩纸为衣,船中“艄公”与“船女”对歌问唱,唱的是即兴编就的吉祥话,考验的是歌者的急智。蚌壳精的表演,更是充满戏剧性。两片巨大的彩绘蚌壳时开时合,美丽的“蚌仙”忽隐忽现,与捕蚌的渔翁周旋嬉戏。高跷队,踩着数尺高的木腿如履平地,扮演着三国人物、八仙过海、腰鼓队、节奏铿锵,连湘击打声清脆悦耳……各支队伍“游行表演,到处鼓乐喧天,鞭炮轰鸣”,而围观者“推前拥后,欢声雷动,大有闹个天翻地覆之势”。这种狂欢,并非无序。旧时,各街区、行会都会组织自己的玩灯队伍,暗中较劲又彼此学习。技艺高超的,能赢得满街喝彩,也为自己的社区赢得荣誉。元宵夜的比拼,是另一种形式的“竞渡”,展现的是民间蓬勃的创造力与集体荣誉感。“高张灯谜费疑猜,勾引文人逐队来。堪笑

菜佣稚子,无端侧耳乱敲推。”清代沙市文人陈士垾在《沙市竹枝词》中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元宵灯会猜谜图。从诗中可以看到,就连粗笨的“菜佣”,也凑到灯谜前侧耳思索、胡乱推敲。这个细节告诉我们,荆州元宵节的猜谜活动早已突破了文人雅士的小圈子,成为贩夫走卒也能参与的全民智力游戏。

猜灯谜,在荆州称之为“打灯虎”。一个“虎”字,道出了谜语的难度与挑战性。而奖品的设置,更激发了各阶层民众的参与热情。灯谜的内容,从经史子集,到农事俗谚皆有涉猎,雅俗共赏。鲜为人知的是,荆州这片土地或许是中国谜语文化的重要源头。考古人员从荆州出土的楚简中,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灯谜。考,谜面“羊才(在)火上,玄裘甚好”。谜底,是“羔”字。谜面通过字形的拆分(“羊”在“火”上)和语义提示(“玄裘”指黑色羊羔皮制成的华贵衣服),引导猜出“羔”字。楚人好隐语,屈原的《离骚》中,便充满了象征与隐喻。这种思维习惯,体现在文字上,就催生了早期的灯谜。当元宵张灯的习俗,在汉代定型后,楚地的这种文字游戏,自然地便与灯火结合,产生了“将谜条贴在花灯上”的活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荆州人元宵猜灯谜,延续的竟是两千多年前祖先的智力趣味。

古人有诗云,“今夕是何夕,团圆事事同。”三千年灯火,照见是团圆。在荆州,元宵节是一定要吃元宵的。这个习俗,连接着一段古老的传说。传说,有一年正月十五,楚昭王乘船回纪南城时,见江面上有无数漂浮物,从江里捞起一个圆形漂浮物,切开后发现“瓤红如胭脂,味甜如蜜”。孔子告知楚王,这是“浮萍果”,并说“得之者复兴之兆”。于是,每到十五,楚王便命人用米粉仿制浮萍果,并“以山楂作馅,煮熟而食”。这个传说,将元宵与“复兴”相连,赋予了食物深远的寓意,即家庭的团圆,是民族复兴的基础。如今,荆州特色的“橘羹汤圆”,更是楚地一绝,入口“甘甜略酸,清香无腻”。甜品中,橘子的选用,暗合屈原《橘颂》的意象。一口汤圆,竟能吃出不同的滋味。

荆州花灯,见映照过楚国的兴盛与三国的烽烟,更见过唐宋的繁华与明清的市井。从汉代宫廷的第一盏宫灯,到今日古城墙上的现代灯饰;从楚简上稚拙的字谜游戏,到公园里男女老少的猜谜欢笑;从楚昭王船头的“浮萍果”,到千家万户碗中热气腾腾的汤圆,元宵节走过了一条长达三千年的文化长河。让我们循着这绵延不绝的灯火,走进一场属于荆州的、关于光、智慧与团圆的上元叙事。

## 年味荆州

南朝梁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是一部重要的岁时民俗文献,系统记载了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和民间习俗。其中,关于春节期间正月十五(上元节、元宵节)的记载十分重要,也尤为丰富和详细,主要内容涉及豆腐祭门、登高逐鼠、迎紫姑占卜等习俗,融合了农事祈福、鬼神信仰与家庭祭祀等多重内涵,值得仔细解读和认真研求。

其一,豆腐祭门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正月十五日,作豆腐,加油膏其上,以祠门户。先以杨枝插门,随杨枝所指,仍以酒脯饮食及豆脯插箸而祭之。”这一祭祀仪式,分为两个步骤:一是精心制作祭品。用豆腐(豆腐)浇上油脂(油膏),作为主要祭品。二是讲究祭祀方法。先在门上插杨枝,按照杨枝所指的方向,摆设酒肉、饮食及插着筷子的豆脯,然后进行祭祀。这一习俗,源于蚕神信仰。隋代杜公瞻注引《续齐谐记》故事解释,就是其缘起。据载,吴县张成夜起时,看见一个妇人,站立在宅子的东南角,自称是蚕室之神,嘱咐他明年正月半,制作白粥泛青,进行祭祀,就可以使得蚕桑丰收。张成照她的话去做,果然大得蚕。于是,众人纷纷效仿。

其二,登高逐鼠。对于上述的豆腐祭门,由于口口相传,后世遂相沿成俗,并演变出“加肉覆其上,登屋食之”的做法,而且祭祀的同时念咒:“登高糜,挟鼠脑,欲来不来?待我三蚕老。”这句咒语,体现了人们驱鼠护蚕的意图。有文献认为,正月十五的“登高食粥”,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蚕神,更带有实际巫术目的。上述咒语中的“挟鼠脑”,直指驱鼠目的,而“待我三蚕老”则是祈求蚕事顺利。这一习俗将祭祀与巫术结合,祭神后分食祭品,又带有“人神共食”以获福佑的意味。登高行为的象征,是为了接近天神,增强祈福的效力。宗懔又引《石虎郢中记》:“正月十五日,有登高会”,说明元宵节登高习俗并非当时才有的,而是古已有之。

其三,迎紫姑占卜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:“其夕,迎紫姑,卜将来蚕桑,并占众事。”紫姑信仰是正月十五的重要民俗活动。关于紫姑的身世,刘敬叔《异苑》的记载最为详尽:“紫姑本人家妾,为大姐所妒,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,故世人作其形迎之。咒云:‘子胥(云是婿)不在,曹夫人(云是其姑)已行,小姑可出。’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,捉之觉重,是神来也。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,遂穿屋而去。自尔,着以败衣,盖为此也。”这一则记载,将紫姑塑造为受压迫而死的妾室形象,民众因同情她的遭遇而奉之为神。关于迎请仪式,需要在厕边、猪栏边等场所进行,念诵特定咒语,“捉之觉重”,作为紫姑显灵的征兆,仪式感极强。宗懔又引《洞览》的记载,帝善女将死时,念诵咒语,至正月,可以迎迎,说明紫姑信仰与古代女神崇拜有关。此外,《杂五行书》称“厕神名后帝”,《异苑》记载,陶侃如厕,见人自称“后帝”,预言其“贵不可言”。宗懔认为,后帝之灵凭借紫姑而言,体现了厕神信仰与紫姑崇拜的融合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宋代以后,正月十五的灯会、游艺等新型活动,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流,但是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记载的上述习俗,并未完全绝迹,仍然有所遗存。比如,知名诗人范成大在《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》诗中,就提到了“祭灶迎紫姑”,说明到了南宋时期,迎紫姑的习俗依旧存在。而“登屋食粥”的巫鼠仪式,在明清的方志中也偶见记载,但已逐渐衰微。综上所述,《荆楚岁时记》对正月十五习俗的记载,不仅保存了古代荆楚地区的岁时民俗,还通过引证《续齐谐记》《异苑》《洞览》《杂五行书》等文献,揭示了这些习俗的起源与演变。豆腐祭门、登高逐鼠、迎紫姑占卜等习俗,既反映了彼时民众对蚕桑生产、家庭福祉的祈求,也体现了古代神灵信仰与岁时节令的紧密结合,具有重要的民俗学和历史学价值。

## 《荆楚岁时记》正月十五习俗的记载与解读

□ 余大中

袁宏道的诗“圆子堆盘橘似珠”,正是对这一荆州元宵标配的描摹。

而士大夫家宴上则备有“柏叶糕”,以本地米粉掺楚地柏叶汁蒸制,和蜜食之,取柏叶常青之意,既承楚地驱邪迎新古俗,也藏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福寿绵长的祈愿。这两样皆为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载楚地元宵古俗:橘羹汤圆甜润寄团圆,柏叶糕清苦寓长青,一甜一清间,满是朴素的年节仪式感。

河河之上,莲花如星子散落,漂向长江,河底沉睡着前朝的铜钱与瓷片,既有节庆的浪漫,更有历史的厚重。三更过后,烟花散尽,游人渐归,“月洗天街净如水”,荆州街巷终于重归清寂。

元宵夜的观灯,则是袁氏兄弟与本土文人雅集之所,成为喧嚣节庆里的方寸净地。书房里,竹帘滤掉了部分市声,炭盆中燃着松栢枝,发出细碎的噼啪声,清香弥漫。案上除笔墨砚硯外,必有一把提梁紫砂壶,温着用柏叶、白术、肉桂浸制的屠苏酒。按照楚地古俗,饮此酒需从年少者起,寓意“得岁”。

袁宏道、袁中道与三五同道围坐,不谈科举时文,不论官场沉浮,只品评倪瓒的山水、诵读苏轼的小品,或即兴挥毫,写下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诗文。窗外的锣鼓笙箫隐隐传来,反倒衬得室内这一方天地更为清静自足。“湖柳侵街水接门,东风袅袅微温。”这是袁宏道在《乙巳元日》诗中流露的心境,正是这种于极致热闹中寻求精神安顿的写照。“春意已悄然涌动,但他更向往的是一份在节日里愈加清晰的、对内在自我的持守。”

袁宏道常闭门谢客,或踱至龙堂寺,听老僧敲响元宵的钟声,钟磬余音里,混杂着远处沙市码头货轮的动静。“久乘下泽无官韵,乍著红衫有折痕”,新制红衫带着折痕,避开市井的热闹,独守“归来且坐梅花下”的清寂,在梅香与浅酌中,藏着文人与浮华市井的疏离。最终,他们都归于本真,“菜羹粥菹团圞”,在家人团圆的温情里,守着文人的风骨,皈依精神原乡。

公安三袁笔下的荆州春节,从来不是孤立的节庆描摹,而是一幅立体的晚明荆州社会图景——沙市码头的漕运商船,载着白银与货物,撑起市井的繁华;便河之上的莲花,漂着楚地千年的图腾信仰;龙堂寺的钟声,回荡着文人的困顿与求索;古城墙的砖缝里,嵌着政治的裂痕与民生的温度。这里的年味,是荆江水汽与炭火的交融,是楚风巫韵与码头经济的碰撞,是市井狂欢与文人清寂的共生,每一处细节,都刻着荆州专属的地域印记。

# 公安三袁笔下的“荆州年味”

□ 余波

胜精巧别致,绣着梅枝、楚鸟纹样,延续着荆楚迎春的古俗;主宰农事的芒神被众人簇拥,婉转的社歌里混着楚地童谣,既是对来年五谷丰登的祈愿,也藏着儒家“重农”思想与荆楚本土巫祭文化的碰撞。表演环节更见楚风遗韵,头戴犀牛牛角冠、手持桃木剑的巫舞,舞者腰肢摇曳,模拟《荆楚岁时记》中“腊日逐疫”的古仪,在火光中驱邪纳福,恰如袁中道《三湖杂咏》所记:“社鼓声催巫女舞,楚腰摇曳月华新”。

晚明商业资本的活跃,为这场古老仪式镀上了新的光泽。财力雄厚的山陕盐商、徽州布商为博取声望,竞相出资添置仪仗。于是,芒神的泥塑披上了苏绣锦袍,舞者的头饰缀上了真正的珍珠贝壳,游行队伍蜿蜒数里,旌旗蔽日,鼓乐喧天。袁中道在春游沙市时,以更富动感的笔触记录下荆州春日那不可遏制的民力涌动:“诸宫十万户,狂走为春忙。”一个“狂”字,写尽了节庆期间,十万户人家为迎接春天而奔走忙碌的沸腾景象,这正是迎春民俗深厚群众基础的真实反映。

在这场举城若狂的公共仪式中,袁宏道却常保持一种审慎的观察与自省。他在《人日自笑》一诗中,便透露出这种独特的节日心境。人日是正月初七,仍在年节之中,他写道:“是官不垂绅,是农不秉耒。是儒不吾伊,是隐不高莱。……是人总潦倒,非天总厌怠。”自嘲在节日里,不像官员那样垂绅正笏,不像农夫那样手持耒耜劳作,不像儒生那样咿唔诵书,也不像隐士彻底遁迹山林。这种状态,恰恰是节日赋予文人的一种暂时“悬置”的自由。这种于普天同庆中反观自身的“自笑”,揭示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化姿态,在集体的狂欢中,保持个体精神的清醒与独立。这种“闭门”“静思”与街巷“狂走”的鲜明对照,恰恰构成了晚明荆州立体的精神图景,一边是市井百姓用全部热情拥抱节日的鲜活生命力,另一边是敏感文人对自我存在与生命节奏的持守与沉思。

元宵之夜,荆州的春节氛围推向顶峰。袁宏道笔下“千炬金瓶映锦筵”的句子,写尽了满城灯火的奢靡。《江陵府志》记载“上元灯市,昼则千灯竞放,夜则火树银花”。市上彩灯高悬,千盏灯笼同时点亮,勾勒出檐角的曲线与万盏灯的璀璨。袁宏道《元夕》一诗中,便以“六水今日人如蚁,到处筒花吐金蕊”勾勒出这份繁华——“筒花”即烟花,晚明荆州手工业精湛,烟花制作愈发精湛,一朵朵金蕊在夜空绽放,照亮古城墙的飞檐与便河的水波;主街人声鼎沸,往来行人摩肩接踵,既有本地百姓携家出游,也有滞留码头的客商驻足赏景,市集上彩灯高悬,红纱漫卷,“十里红纱遮醉玉”的盛景里,肆肆的欢笑、戏班的唱腔、孩童的嬉闹声交织,成了荆州城最动人的市井烟火。

荆州元宵的烟火气里,藏着独特的饮食与民俗符号。百姓端出的元宵夜传统吃食“橘羹汤圆”,以琥珀琼液产朱桔熬羹,与糯米圆子同煮,色如琥珀,甜润回甘。《湖广通志》载其制法:“江陵朱桔上元作羹,和糯米圆子,号‘橘羹汤圆’”,

二〇二六年第八期 总第一百九十九期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73

# 文化荆州

## 翰墨荆楚名家



紫骝踏浪兴邦业 玉驹腾云固国基  
作者 黄文泉

正月初一的“迎春”大典,是官方与民间共襄的盛举,将春节推向第一个高潮。《荆楚岁时记》和《江陵府志》都有记载,是日官府会率众于东郊祭拜春神“芒神”,百姓则倾城而出。荆州迎春的核心,是楚风与民俗的深度交融。队伍之中,“罗额鲜妍舂脉脉,社歌缭绕簇芒神”,百姓额间的彩